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牀底漏咳 邊明府當堂撲刑

卻說秦小鷹、張二黏竿跪在轎前，一個鬢角上流了一道血跡，一個鼻凹邊現著兩塊青痕。兩個氣喘喘的，說個不清不白。邊公道：「好膽大的奴才，一個說完一個說。」秦小鷹道：「小的們都是譚宅覓的伺候賭場的幫手。俺兩個原說是得頭錢均分，他遭打拐，欺負小的是外來人。他是本城人。」這張二黏竿酒未深醉，聽說賭場兩字，心下尚知遮掩，忙稟道：

「小的是譚宅僱工，因他借小的錢——」邊公因聽得譚宅二字，觸著舊日的心事，扭項向北邊門樓上一望，只見懸著一面「品卓行方」金字匾額，旁邊款式，有譚忠弼名子。心中道：「這定是譚紹聞的宅院，正要看看此人。」等不的張二黏竿說完，便吩咐把兩個酒徒鎖了，押赴衙門。一面下轎，便一直進門樓去了。街上看的人，好不替譚紹聞著急。

邊公進了二門，幾個軍牢跟定上了大廳。偏靜悄悄的並無一人。只見桌面歪邪，坐椅橫倒，地下有掉的四五個大錢，牌葉二張。邊公笑道：「是了。」站在廳簷下說道：「廂房內看是什麼人打呼睡覺？」軍牢進了廂房，正是那虎鎮邦仰面朝天，喉如吼雷，正在南柯好處。軍牢叫道：「老爺叫你哩。」虎鎮邦夢魂中也不料邊公已到，口中罵道：「瞌睡死了，鬼混的是屎！」又翻身向裡，另覓黑甜。軍牢早撈下牀來道：「好一個不怕天的大膽！老爺在廳上，等你回話哩。」虎鎮邦睜眼一看，只見三四個人，黑紅高帽，絲帶皂衣，手中拿的是皮鞭。也不曉的是陰司內急腳提魂，是陽世間皂快拿人，只說了一聲：「叫我做什麼哩？」軍牢早已扯到廳前跪下。邊公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在此何干？」虎鎮邦道：「小的是標營的一個目丁，叫做虎鎮邦。這譚家是小的親戚，昨日因來探望，外甥留我住下。」邊公道：「為甚的日已將午，還不起身？且為甚的不脫衣服睡哩？」虎鎮邦茫無以應。只聽得廂房內咳嗽，邊公道：

「廂房內還有人麼？」軍牢又向廂房去搜。四壁無人，卻見牆角一張牀下，略有形影，伸手一撈，卻是夏逢若與劉家小豆腐兒。

原來幾個賭了一夜，正要以晝作夜，只因省會之地，官府來往不絕，所以全不介意。今日忽然聽見街上傳呼之聲，到門前住了，像是消息兒不好。猛的有人進來，那腳步兒不似尋常人。又聽見說話，已知邊公到廳。兩個顧不的叫虎鎮邦，只得一齊鑽在牀底。方有漏網之喜，不料小豆腐連日冒了風寒，喉中作起怪來，癢癢的不住欲咳，夏逢若只是悄聲掩他的口。誰知忙中有錯，自己的喉癢不曾提防，卻是夏逢若一聲小咳，露出馬腳。被邊公搜出，一齊三個都跪在廳院。

邊公一見夏逢若，笑道：「又有你麼？那個是什麼人？」小豆腐初出娘胎，不知見官是什麼光景，忙答應道：「小的沒賭是實！」邊公笑道：「此處有賭是真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委的沒有賭博，小的是經過老爺教訓過的，再不敢胡作非為。」邊公道：「不必強口，與你個賊證，叫你死而無怨。牢役們，與我搜尋賭具。」軍牢各屋搜來。那些賭具有新而未用者，有舊而無用者，尋了一大堆，放在廳前。邊公道：「這有何說？」眾人俯首無辭。

邊公問道：「房主呢？」虎鎮邦道：「早晨探親去了。」邊公問道：「是什麼親戚？城裡城外？」夏逢若道：「多應是上他舅家去了。」邊公向虎鎮邦道：「這不是他舅麼？」虎鎮邦道：「小的是他表舅。」邊公道：「一派胡說。後邊叫去。」只見德喜兒跪稟道：「小的家主，今早上外父家祝壽去了。」邊公道：「既有賭具，又有賭伙，也不怕開場之人飛上天去。」

遂吩咐牢役，將一千人犯鎖拿，到衙審理。邊公出了譚宅，一路傳呼而去。

所幸者，不曾搜及賬房。那賬房裡面，正是素馨與鮑旭在內。廳院如此搜檢，素馨鮑旭那敢向門縫中一張，只是在紙糊雪洞屋內，顛個節糠的一般。

且說邊公在譚宅搜獲賭具，鎖拿賭犯，登時轟動了半城。

人都說譚紹聞也鎖拿在內。孔耘軒、程嵩淑這一輩父執，無不替譚孝移嗟歎扼腕者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是日譚紹聞果是為巫家岳翁祝壽，早吃壽麵去了。德喜兒飛也似去曲米街送信。到了巫家，正是繡春班演的《封神榜》上鄧嬋玉、土行孫大戰，席面間好不熱鬧。只見德喜兒附譚紹聞耳邊說了幾句話兒，譚紹聞登時顏色變成土色。那比線還細的壽麵，頃刻間變成皮條，牙也咬不斷，喉中竟是咽他不下。

只因譚紹聞是巫家嬌貴之客，滿座都是矚目的，看見這個光景，都有些詫異。卻早簾內老岳母疑是什麼緊症兒，著人請譚姐夫到了後廳，問：「是噁心？頭疼？」巫翠姐也來探問，譚紹聞無言可答。只得說：「早晨衝了寒氣，有些噁心。」巴氏急呼姜湯。

卻不知巴庚已向德喜兒問了因由。正是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」，又道「人嘴快如風」，登時內外男女，都知道譚紹聞家鬧出搜賭亂子來了。譚紹聞漸也隱藏不住，只得請巴庚到了後廳商量計策。巴庚道：「三十六策，走為上策。官打的現在。賭博場中鬧出事，只有個聞風遠揚是高著。」巴氏道：

「你說的不是話，如今叫姐夫那裡去？左右叫姐夫住在我哩樓頂棚上，我伺候姐夫。過些時，未必不丟鬆了。」巴庚道：「姑娘也說的是。只是吩咐家中大小僱工，千萬要謹言，萬不可漏口，只咬住牙，說不曾到此。就是差役明知在咱家，只要與些銀包兒，錢串兒，也無進門強搜之理。這銀錢能買的鬼推磨，也就買的衙役不上樓。譚姑爺冒了有錢的名兒，三班六房早已打算在肚裡，也要叫譚宅人謹言。」遂將德喜囑咐一番，令其回去。

紹聞得了巴庚這片言語，心中略有點主靠。因此不往前邊看戲，就收拾上樓去住。巴氏叫翠姐作伴。豈知這巫翠姐素以看戲為命，依舊簾內嗑瓜子、吃茶、看戲。巴氏愛婿心切，少不得往來慫慫。

不說譚紹聞在丈母家得了安身之處。再說老豆腐猛聽的兒子因賭被拿，狠的一聲道：「該！該！該！好容易我的錢呀，每日再不聽教訓，今日怎的也會犯了。把下半截打掉了，才趁我的心理。」道言未已，又忍不住撲籟籟滾出淚來，哭道：「兒呀！我心疼你！」有個《字字雙》牌子，單講父母苦處，聽我道來：

堪恨孽子惱爹娘，憨樣。慈心欲將正路匡，不傍。各人識見自高強，發妄。幾番提耳苦商量，強項。濃蔭大樹不乘涼，浪蕩。祖宗勤儉今改行，裝相。可喜這番遭奇殃，懲創。爭乃疼兒有舊腸，難放。

且說虎鎮鄭、夏逢若、小豆腐兒一班帶在衙門，並秦小鷹、張二黏竿，略瀘了一堂口供。邊公意在譚紹聞，暫且將這五個賭犯押在捕役班房。一面出差拿譚紹聞，俟到案時，一齊發落。

差了兩名乾役，一個叫吳虎山，一個叫尚騰雲，兩個領了簽，一齊到蕭牆街，坐門執名要拿人。

王氏慌了，急叫人向城南叫王象蓋。王象蓋聞信即來。進了後門，到了堂樓門右，王氏道：「你近來不在家中住，大相公開了賭場。不知怎的惹下堂上邊老爺，一直到前院，把他虎大哥及夏家，還有賣豆腐家孩子，俱鎖的去了。前院那兩個私窩子，從後門也金命水命沒命的跑了。如今前院現坐了兩個差人，如狼似虎，聲聲只要大相公。王中，這可該怎的？」王氏說著，早已哭將起來。王象蓋道：「奶奶如今明白了，不算遲，也算遲了。但如今大相公哩？」王氏哭道：「多虧那日他和他娘子上他丈人家拜壽去，如今還沒回來哩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奶奶低聲。

只聽的前廳鐵鎖摔著桌子，高聲喊道：「譚紹聞，你躲在烏鴉洞一萬年不鑽出頭來麼？再遲一會不出來，我就要鑽進去搜哩！」王氏道：「這該怎了？」王象蓋道：「不妨。手下有銀子沒有？」王氏一面說有，一面早向內房拿出一大包子來。

王象蓋接銀在手，徑上前廳。也不知怎的安插，只聽的前廳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有俺弟兄兩個，管情譚相公胸膛不著地。王哥你放心，對後邊譚奶奶說，把心放宽就是。」王象蓋回來叫作速備飯。王氏道：「現成的。昨日前邊拿進來燒雞，熏腿，鶉鴿，鹵腸，兩三罈子酒，說生意做不成了。就叫廚下收拾，你去前邊照客。」王象蓋又上前廳。頃刻肉酒捧出，王象蓋陪著，看二人鯨吞

虎咽。王氏並冰梅站在屏後，只聽的一個說：

「就是譚家兄弟不出來也不妨，世上要好朋友做啥哩。」那個說：「賭博事有了屏大的相干，只是休要心疼錢，衙門中是少不哩這個的。只要你好好的打點，哄過朝南坐的那個老頭兒，就天大事也鬆了。」下邊又悄悄的說些話頭，王氏也聽不直，心早有三分放下。

少頃王象蓋送出二人，到了樓下，說道：「左右是要銀子打點的話頭，大相公就不見官了。我今晚進衙門去安插，只說大相公上館陶妻師爺任裡住了半年，前院賃與他們開酒館熟食舖子。至於賭博，原是他們賃後犯法，與房主一毫無乾。」王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上堂說了罷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使了銀子，他們就替咱照這樣說。」王氏知王象蓋素不乾沒，因回房把一向打鑽所獲，一齊付與王象蓋。王象蓋帶了，徑上衙門來，尋刑房書吏、得力快班頭兒，暗行苞苴。

到了晚上，二堂比較，吳虎山、尚騰雲跪下道：「小的下情回稟：小的奉金批鎖拿賭犯譚紹聞，到了他家，原來譚紹聞因館陶妻老爺有書來，叫他赴衙門辦理簽押事。前院閒著，出賃與人。這一干人犯原是賃後犯賭，與譚紹聞也不相干涉。況且譚紹聞目下並不在家，原在館陶是實。」邊公燭下笑了一笑，把筒中刑杖簽兒抽了四根，摔下地去，門役一聲喝令打人，皂役早上來四個。吳虎山、尚騰雲齊聲叫冤屈。邊公只說道：

「著實打！若徇私輕刑，你四個要吃倒板。」吳虎山、尚騰雲各挨二十板訖。邊公道：「好兩個受賄放人的奴才。明日早堂若是譚紹聞不到案，依舊各責二十，革去不許復充。」吩咐完時，雲板三敲，一個水清鏡澈的明府邊公，轉回內署去了。

吳虎山、尚騰雲捫著腿哼哼的出了二堂。王象蓋在堂口接住，說道：「二位受屈。」吳虎山道：「咦，是話兒休題。這是俺為朋友的樣子。只叫您的人出來罷，俺是實不能為情了。」

王象蓋也無言可答。只得回報主母，胡發撩亂，這也提他不著。

單說捕班一起人接著，吳虎山是兄弟吳二山攙著，尚騰雲是廚頭張五海攙著，進了捕房下處。這一起賭犯虎鎮邦、夏逢若、小豆腐、張二黏竿、秦小鷹都帶著鐵鎖，慌來道苦問疼。

吳虎山道：「您只說譚家這促壽兒，不肯出官，累了俺吃這頓『竹筍湯』。明早不到案，還了得成麼？」秦小鷹把張二黏竿捏了一把，兩個一根鐵繩走至牆角下，商量道：「第二哩，你看呀，這譚福兒不出來，咱這官司再不能清白。他們都有供給，咱兩個若不是搶著吃小豆腐的飯，這兩天就要餓死了。這福兒在他丈人家，咱不生法騙他出來，班上人怎能摸著就裡？」張二黏竿道：

「秦哥，你會學鄧祥的口語。不如與班上人商量，叫他跟著咱到巫家，哄出來，一把鎖上了。明晨見上一堂官司，該挨哩，一百年也躲不過。咱們好另尋生活。」秦小鷹道：

「你那日少吃一盅兒，也沒這事。」張二黏竿道：「你也不用說我罷。閒話少提，只以辦事為妙。」二人又進了房內，把怎的賺譚紹聞法子，說了一遍。吳虎山道：「這也是個道理。就叫俺兄弟替我去，我是走不動了。」尚騰雲也央了個同伙鄧可道。連廚頭張五海三人，跟定秦小鷹、張二黏竿，到了巫家。

吳二山、鄧可道、張五海躲在一旁，秦小鷹便慌慌張張叫起門來。門內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秦小鷹道：「蕭牆街來的。叫大相公速回去，大奶奶痠厥了。我如今上東街王舅爺家送信去。」不知內邊怎的說與譚紹聞知道，遲了一大會，只聽得巫家門兒閃開一扇，一個人出來四下望了望，對門內道：「你回去。趁街上沒人，我走罷。」內邊一個女人聲音說道：「姐夫要小心。」吳二山、鄧可道走向前來一把扯住，不知怎的，脖項上鐵鎖已套上了。譚紹聞慌道：「我瞧瞧俺娘，我就跟你去。」吳二山道：「你先跟我瞧瞧俺哥哥去。」巴氏聽見外邊聲音，急道：「不好了！差人大哥，俺家來，有酒有肉，還有銀子你使。」眾人已將譚紹聞扯的遠了，那裡還聽他。不多一時，轉彎抹角，進了捕役下處。這一干賭案人犯俱全。吳二山到宅門說了譚紹聞拿到。回來卻不見虎鎮邦。吳二山問道：「哥呀，虎將爺哩？」吳虎山道：「方才老爺差兵房拿了一個名帖，又差一個皂役押著，赴標營雷老爺那邊發落去了。」

不說眾人在班房一夜恹惶，各家在燈下焦急。雞聲三唱之後，正是更鼓停敲之時，明星已墜，曦御東升，早已是第二日。

頭梆以後，吳虎山、尚騰雲領著一起賭犯，譚紹聞、夏逢若、小豆腐、張二黏竿及秦小鷹俱帶鐵鎖，在儀門外獅子旁邊踞蹲著。單候邊公坐堂受理。只見標營一個書辦手執名帖，一個兵丁牽著虎鎮邦，一步一拐的來了。那書辦到宅門說：「虎鎮邦馬糧已開撥訖，任憑老爺這邊執法。」眾人看見，只叫道：

「苦也！這官司沒瞭解救。」虎鎮邦見了眾人，喊道：「有偏眾位。」夏逢若點頭道：「賭博到頭終有打，只爭清早與飯時。」忽的雲板響亮，皂役高喝，一位清正廉明的邊公，又坐到暖閣內邊了。盤算譚紹聞的事，該怎麼處，胸中已有成竹。只見標營兵書，領定虎鎮邦跪下稟道：「老爺昨晚送的賭犯兵丁虎鎮邦，書辦的本官按法究治，打了四十槓子，革退日丁，開撥了錢糧。差書辦領來回明。如今虎鎮邦已成平民，不與營伍有乾，任憑老爺盡法處置。」邊公道：「原帖繳回，多拜尊官雷老爺安好。你各人回營辦事去。」兵書磕了一個頭，把虎鎮邦撤下，自下堂口而去。

邊公命傳喚一千賭犯。吳虎山、尚騰雲領定一起兒當堂跪下。邊公看見內邊有譚紹聞，說道：「好兩個作弊的原差，怎的一夜就從館陶縣捉的人來？」吳虎山、尚騰雲喘氣兒也不敢，邊公住口，兩個方敢起來。邊公便問秦小鷹、張二黏竿道：「你兩個膽大的奴才，因分賭贓不均，竟敢酗酒打架，並且目無官長，撕扭轎前，當得何罪？」秦小鷹道：「小的是該死的。但小的有八十歲的老母，望老爺憐念！」張二黏竿也道：「小的母親，今年整七十五了。」邊公道：「你兩個多大年紀？」秦小鷹道：「小的今年二十九了。」張二黏竿道：「小的今年二十四了。」邊公摸出刑杖簽兒四根，摺在地下道：「你兩個母親，都是五十以外養的你兩個？本縣先打你兩個並不是人之種類。」皂隸拉下，每人二十板，打的皮開肉綻。信口喊叫，是不用說的了。邊公吩咐與虎鎮邦跪在一處。

邊公看見夏逢若，冷笑道：「你這是不用問的。」摺下五根籤，也是二十五板。又問小豆腐道：「你的正名是什麼？怎的叫個小豆腐呢？」小豆腐混身亂顫，閉口不能回答。邊公道：

「或者你家是賣豆腐傳家，人便順口叫你個小豆腐兒，是也不是？」小豆腐牙縫內哼出了一個「是」字。邊公道：「你看你身上穿的色衣，想是你老子是個勤儉治家的人，不知費了多少辛苦，忍了多少饑寒，掙得一半分子家業。生出你這個不肖的妖孽，每日吃酒肉，穿綢帛，這也罷了。你還不肯自安生理，跟隨這一起遊手好閒的人亂嫖亂賭。你那爹娘是老成人，只會氣死卻無法子管教。本縣今日先打你這宗不孝的冤孽種。」邊公口中說著，怒氣已衝上眉梢，刷的一聲，拋出七根籤兒。皂隸拉下，褪去褲子，才打了兩板子，只見一個老頭兒跑上堂來，跪下哭著喊道：「老爺！老爺！這是小的兒子，饒了他罷！」邊公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你有何說呢？」老頭兒道：「小的就是那老豆腐，打的就是小的兒子。老爺打他，就如刺小的心一般。老爺饒了他罷。」邊公道：

「他平日定是不服你管教的，今日本縣替你管教，你還來攬的是什麼？本縣正是怕他氣死你的老命哩。」老豆腐哭說道：「老爺，老爺自從把小的兒子拿來，小人的老伴兒嚇的兩天沒嘗一點水兒。小人若是哄老爺，小人叫天打雷擊了。老爺饒了他罷。」邊公道：「板子打不死他，你倒這樣心疼他；他賭博盡可氣死您老兩口兒，他倒不心疼您，這一發是饒恕不得的。」老豆腐道：「小的老兩口子是死著的人，就是氣死了，也只怨前生沒修好兒的命。他小兩口年輕著哩，小人只願留下一個後代的根兒罷。」邊公道：「人情雖說可憫，王法斷難姑息。拉下去。」左右將老豆腐拉下，依舊打將起來。只見老豆腐跪著望上看，打一板子，老豆腐磕一個頭，仰起臉來呆喊道：「哎喲！老爺！老爺！心疼死小的了！」邊公看那老豆腐時，兩手已把鋪堂的磚，挖了兩個坑，心中好不惻然。打到八板上，邊公喝令住刑。欲放起小豆腐來，曉以父子天性之恩，要動他的良心，真正改志，勿貽二老以難安的話頭。忽的有一人自東角門飛跑進來，上了堂口，慌張的稟道：「常平倉街口失了火了。老爺作速駕臨，催督救護。」這邊公此驚非小，即離公座。急吩咐道：「這一干賭犯暫行押住，等回來發落。」

邊公急坐局輿，徑向倉巷來。只見烏煙撲地，紅燄烘天，喊叫之聲不斷。城內官員，凡有地方之責者，早已陸續到了。

鄉地壯丁人等，麻搭挽鉤，抬的抬，搬的搬。本街土民，挑水救護。井邊挨擠不上，一個大池塘，人都排滿了，運水潑火。

婦女搬移箱籠，哭、喊之聲，也無分別。各官率領衙役，催督救護。邊公差乾役到當舖搬錢五十串，有一擔水，賞錢二十文，好不慌忙人也。幸而本日風微，只燒壞了四五家，那火漸漸減威。常平倉雖在下風，只燒了更夫臥鋪一所，裕字號倉房椽頭、門扇，已為火燄撲毀，多虧的人眾水多，都潑滅訖。邊公即同數位官員，坐在倉房收穀廠下，只說道：「驚壞人也。」歇息了好一會，才叫本街管街保正葛自立查起火原由。

少時，一千百姓都喘喘跪下稟道：「這火是焦家一個學生好放花炮，將炮紙落在草垛上，烘的著了。火從焦家起來，可憐小的們四五家，被這一場火燒的赤條條的。小的們每常說這焦學生休要放炮，他只說：『不妨事，我看著哩。』與他老子說，他老子只是信慣他這小猴羔子，再也不肯吆喝一句兒。如今老爺就把這穀子領與小的們幾石，好安家。當下便沒吃的了。」邊公道：「這姓焦的什麼名子？」眾百姓道：「他叫焦新。」邊公即叫焦新回話。各官都說：「須重責這奴才。可恨這廝信慣兒子，幾乎把朝廷積貯倉房被了回祿。這事還了得麼。」言猶未了，這保正葛自立跪稟道：「這焦新因突然火起，跑進自己房內救護箱籠，早被火撲了門，不能出來。多虧他兄弟舍死撈出，如今七分死，三分不望活了。」邊公道：「這也可謂天譴。他的兒子呢？」葛自立道：「他兒子因救火的水桶從房坡上滾下，把頭打了一個窟窿，現在血流不止。」邊公向同官道：「天然處分，卻也省動爐灶。」少坐片時，只得料理裕字號門戶、閘板，撥人看守，明晨早動木作泥工。又將被災戶留心周視一番，用水潑了餘燼。吩咐明日早堂即借領以裕字號倉穀，安家餬口。傍晚時節，轎夫已等候多時，同官各自騎乘而歸。

邊公回署用饌之後，走向斯未亭，與幕友賴芷溪商量，應稟上台與否。賴芷溪道：「火延燒居民數家，並未及於倉廩，同城救火，上台已知，原不可匿。但未嘗有損谷石，只可口稟撲滅。目今可稟見府尊，告明明晨捐奉賑修。」邊公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即坐轎上府尊衙門去訖。

卻說譚紹聞將次受辱，適遇倉巷失火，邊公不暇細訊，閃出一個空兒。早有刑房掌稿案的邢敏行打算譚紹聞這宗肥鈔，使人向王象蓋說署中走線的話。王象蓋道：「寧可受應得罪名，衙署之內不敢用半文過付，以致罪上加罪。」

不說這邊王象蓋不敢行賄。卻說巴氏愛婿如疼兒，早使巴庚跟的衙門來探望消息。只因一早上堂聽審，巴庚已自手足無措。忽然邊公救火去了，巴庚飛也似跑回，向巴氏面訴因由。

巴氏道：「你速向衙門去辦理，但凡可以救得姐夫的，用多用少，就是譚宅不出，我都拿出來，也不怕你姑夫不肯。我只有你身上落的姐夫不受一點屈氣兒。」這巴庚得了姑娘的話，先討了五十兩現銀子，又上衙門來。此時尚是邊公救火未歸之時。

過了片時，邊公又上府署去訖。只這半日半夜間，早已辦理妥當。總之，巴庚本不是笨人，只把這會說話兒的孔方兄撒出，那孔方兄運出萬事亨通的本領，先治了關格之症。

邊公自府回署，已是更深時候。到了斯未亭小室，幕友賴芷溪正與號件相公吳松廬，書啟相公鄭芝軒，教書先生蔣嵐嶂，在那裡夜酌，聽得小廝一聲道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門簾掀開時，邊公已到，笑道：「少陪有罪。」賴芷溪眾人起來讓坐，小廝斟上一杯酒，放在邊公面前。賴芷溪道：「如何回來的晚了？」

邊公道：「太爺留說別話，不放回來，所以多坐了一會。」遂而傳杯送盞，吃起酒來。說些閒話。繼而說到今日賭犯一事，邊公道：「我明日上院回來，即坐午堂，要把譚紹聞痛打二十大板。這譚紹聞竟是一個積匪，宗宗匪案，都有他一縷麻兒。

昨日我到他宅院，果然是個有根柢門戶。怎的這人竟是這樣不肖！明日再饒不過了。」蔣嵐嶂道：「做官須戒暴怒，是老爺常以之自箴的。且要三思，不得遽發雷霆。」邊公道：「我初到任時，臨潼趙天洪強盜案內來關金錫賊贓，就有這譚紹聞。

後管貽安因奸致命案內，又有一點他的瓜葛。我彼時怕命案牽扯人多，不容管貽安說旁話。我昨日因過蕭牆街，兩個小遊手兒竟是吃醉了，公然打到我轎前，豈不是有天沒日頭的光景？

問起來，就是譚家賭場中小伙計。我若是疏縱了這譚紹聞，便是寬的沒道理了，且將來正是害了他。」賴芷溪道：「明日上院回來，可把這一起賭犯叫在二堂審理，我們也看看這譚紹聞是怎樣一個面孔。若果然有些書氣，少不得仍要格外施仁，若是一板子打在身上，受過官刑，久後便把這個人的末路都壞了。」邊公道：「也罷。就遵列位老先生所說，明日二堂審理。臨時面奪。」

只這一場話，譚紹聞災星已暗中退訖。看官或者疑是蔣嵐嶂、賴芷溪受了請托，因此替譚紹聞說話？原來邊公廉明公正，取友必端，這一班蓮幕佳客，也都是有品的。這原是轉筒上張二，於邊公上府時受了刑房刑敏行的口願，因到師爺房中送簽押稿套，閒中說：「今日賭犯一案，老爺大怒，看看打在譚紹聞身上，偏偏倉巷失火，老爺救護去了。小的看那譚紹聞，面貌與按察司大老爺三公子面貌相似，將來必是個有出息的人。

明日齋戒牌該在儀門上正放，老爺必定叫到二堂審訊，看看小的眼色錯也不錯。」這一段話，早已把幕友憐才之心打動，所以酒間勸邊公從寬。其實署內毫無瞻徇，卻早機關已通。錢之為用，洵不愧神之一字稱哉！本夜，張二已把斯未亭話說，對邢敏行說了音耗消息。

到了次日，邊公自藩、撫衙門稟火災回來，譚紹聞接在衙門口跪下，遞了一張改過自新狀子。邊公細看譚紹聞，果然青年俊秀，也動了憐才之念。帶在二堂，責以撲刑，又切切訓教了一番。秦小鷹、張二黏竿等，俱各從寬免枷，遂將此案完結。

正是：

做官須用讀書人，端的正心只愛民；

猾吏縱然能舞智，玉壺原不映錢神。

又有詩道做官的主意須自己拿，不可濫聽人言，觀邊公與賴芷溪之為邢敏行所賣可知。詩曰：

漫說用人莫浪疑，剛腸每向暗中移；

縱然自己欽三畏，未必他人怯四知。